

以”樂生 Joy Life”看樂生—藉由姚瑞中拍攝之”樂生 Joy Life”紀錄片來探討藝術社會實踐。

第六組：曾亦軒、陳牧謙、王珮瑄、李胤含、張明曜

### 關於”樂生 Joy Life”紀錄片

它客觀紀錄了居民的點點滴滴，並不特別偏袒哪一方，因為客觀的關係，以致於當我們訪問了發起抗議行動的老師和湯伯伯時，他們都以一種不以為然的態度表示，這部紀錄片對他們的幫助並不大，因為片中並沒有完全針對他們對於保留院區的訴求留下完整的紀錄和宣傳，然而他們的訴求是保留舊地、尊重居民，並非只是讓社會了解他們的過去和現今的生活而已。

所以對他們而言，拍攝”樂生 Joy Life”並不是一種直接的社會實踐，也無法具體地提供他們幫助，因為它無法傳達他們現在真正的心聲、訴求，在他們看來，”樂生 Joy Life”或許只是一部藝術家的作品，而他們也只是被藝術家拿來創作的題材。但是在我看來，”樂生 Joy Life”確實是一種藝術家的社會實踐，因為儘管它並沒有主觀的紀錄任何一方的觀點，但至少我是因為這部影片，才真正了解樂生療養院所面臨的難題、才開始關心起有關樂生療養院的議題、也才會親自造訪樂生療養院，進一步了解現況，然後寫下這篇文章。

試問”樂生 Joy Life”有沒有達到藝術家的社會實踐？答案是「有」！因為這一群拍攝影片的藝術工作者的作品，讓這世界上又多了幾個人，開始關心起樂生療養院，那些人就是我們這一組的組員。

### 採訪姚瑞中（”樂生 Joy Life”紀錄片創作人）

作為藝術家與一個社會關切者，姚瑞中的作品一直保持某種程度的社會關懷跟政治批評。在訪談的過程中得知，拍攝這個紀錄片，只是一個單純的動機：為弱勢發聲。與院民的溝通聯絡大部分也只限於拍攝過程跟前置階段。整個拍攝計畫硬要跟社會實踐扯上邊，對姚瑞中來說其實是有點言過其實。但作為社會實踐的關鍵，可能是這部紀錄片呈現之後，聯繫起院民特別的記憶，以及將這些紀錄透過藝術家為媒介傳達到觀眾。

替弱勢發聲，並且在發聲之後，醞釀出來的能量與現實碰撞，喚起更多人的共鳴跟支持。我想，這正是此紀錄片作為藝術實踐的可能所在。

### 樂生院區實際走訪

我們實際走訪樂生新舊院區，得到了不同角色對於樂生的不同看法。

一個權利、一種理念、一個發聲的機會，有很多很多的媒介和方式都可以實踐這些事物，讓我們非常意外的是，在樂生有很多的阿公阿媽並沒有看過這部記

錄片也搞不太清楚它裡面的內容和訴求，對於許多慈善團體基構辦的活動和抗議有些人是採贊成的態度、有些則是消極的處於被動和不接觸的態度……，土地保留的重要性？將樂生納為古蹟？有些阿公阿媽覺得這似乎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和訴求，他們所在意的是，該如何開心、平和、且安逸的過完晚年的日子？！

## 結論

是否為藝術而藝術？還是藝術必須要有所表達？這樣的討論在歷史中不斷的被反覆討論，當要討論藝術人與社會實踐的關係時，我們也必須先對藝術做基本的定義。藝術是一種表達的方式，他有許多可能性，例如：美術、音樂或是戲劇，甚至是語言、遊戲，只要他們能達到表達的功能和對美的追求，我們也可以稱為語言的藝術或是遊戲的藝術，而社會實踐便是將”藝術”這種獨特的溝通方式用於社會大眾，而不在將藝術歸類於少數欣賞家或藝術工作者。

以”樂生 Joy Life”紀錄片為例，雖然創作者本身希望在作品中捨棄藝術的拍攝技巧，但紀錄片本身就是一種藝術表達的工具，就如同受訪的學生所說，在拍攝、取鏡的過程中，紀錄片就成了一種選擇後的創作，創作者只可能盡量的保持客觀，卻無法達到完全的客觀，於是當我們受到某一個藝術作品感動時，我們到底感受到了什麼？在救樂生團體的眼中，”樂生 Joy Life”紀錄片中因為沒有提到救樂生的活動，而被認為不夠完全的報導樂生事件，但在支持拆遷的人眼睛”樂生 Joy Life”紀錄片也沒有完整說明拆遷的理由，或變更捷運路線後所可能帶來的影響，在希望客觀又無法達到真正客觀的藝術作品，到底如何能真正的社會實踐？

在”藝術人的社會實踐”這樣的理想中，重要的不在於”藝術”兩字，而是”實踐”，如同上面所解釋”藝術”只是一種溝通、表達的媒介，藝術家希望這種表達媒介，能達到更感動或更深刻的溝通效果，但媒介是可以被替代的，唯有實踐才是具有真正的力量。藝術作品在社會實踐中不是扮演新聞報導的角色，因為這樣的表達方式是很難完整的客觀，藝術作品應該啟發我們，讓我們透過啟發和感動後，進一步的去了解藝術作品創作的背景，並且回頭檢視作品，和我們自己的生活，這樣才能打破社會事件、藝術作品、觀者三方面的距離。

當我們真正走進樂生療養院，我們沒有看到”樂生 Joy Life”片中伯伯婆婆說的故事，替代那些故事的是吵吵鬧鬧的抗議活動，誰也說不清樂生與新莊捷運到底有多麼深的牽扯，我想部分樂生院民們想續留在樂生院區只是他們最卑微的請求，但真正院民伯伯奶奶們的生活需求是什麼？那種被隔離、沒有信心離開舊院區接近人群，除了院民們對於樂生的不捨得外，這才是院民們需要受到關心的部分。樂生的保留與否根本不是拆與不拆的問題，當病人們紛紛離開，樂生將變成歷史的紀錄，還是學生抗議團隊的樂園？從此”樂生”將變成一個事件的代名詞，沒有機會了解的人將樂生、捷運、學生團隊等關鍵詞相連，也許我們早就選擇捨棄了樂生，卻還吵著要將它保留下來。

